

童年乡戏

□陈建平

年纪大了,少了生存打拼与事业干扰,便更多地忆起童年,忆起童年的乡戏来了。

说它是一口地域文化的老井,一点也不夸张,它骨子里藏着最地道的乡音,最真切乡情。

我的童年乡戏,当然是莆仙戏了。家乡“辨古生”(老学究)们总爱捻着胡须,唾沫纷飞地宣扬:这莆仙戏堪称古代戏曲的活化石呢!

对于“活化石”的珍贵,当年我是懵懂无知的,只觉得它在老百姓生活中,营造出某种浓郁氛围,占据着特别的分量。

不然,老舍先生也不会夸它:“可爱莆仙戏,风流世代传。弦歌八百曲,珠玉五千篇。”

是啊,童年的乡戏,因为民俗加持,就有了乡愁的标签。因为父老乡亲的捧场,便有了热闹的演绎。更因老辈人喜好,平添了亲情的温度。

早在宋代,它就已吸粉无数了。800多年前,邑人刘克庄笔下“抽簪脱袴满城忙,大半人多在戏场”的描述,让人们能想见那份沸腾盛况。

可见,农耕时代,乡戏是不可或缺的陪伴。特别是逢年过节,城乡最隆重的礼节,便是请戏娱神、献戏敬神了。

而说穿了,明面上娱神敬神的供奉,骨子里何尝不是娱己敬己?

因此,在温饱不继、精神生活苍白的年代,乡戏便有了崇高的仪式感。

城南门外与西门兜的乡戏,便是鲁迅说的社戏,演给社公看的,谋求五谷丰登;城隍庙的戏算是庙会,级别稍高,演给城隍爷看,祈保合境平安。

但真瞪着眼睛看戏的,终究是乡邻乡亲,统称“乡戏”,再合适不过了。

奶奶是戏迷,逢着城隍庙或城郊戏棚动,她总会沐浴簪花,换上一身干净衣衫,左手携带一只小凳子,右手牵着我兴致勃勃去看戏,那是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。

兴化府的乡戏,跟鲁镇的社戏比,有相似的热闹,也有独家的乐趣。相似的是锣鼓“哐哐锵锵”敲得欢,演员“咿咿呀呀”的唱腔拖着尾音,武生翻筋斗时,孩子们的眼睛都瞪得溜圆。

不同的是,赵庄的戏更“野”,讨哥儿他们去看戏得摇船,途中有渔火闪烁,还能趁机偷点罗汉豆安抚口腹。

咱这府城庙戏就文明了点,城隍庙的戏台两面通透,讲究个先来后到,去得早的正对着戏台挨挤着,看演员的眉眼;来晚了就只能蹲在戏台背面,看演员的屁股了。

像《叶李娘》《高文举》《霸王别姬》《团圆之后》《状元与乞丐》那些老戏本,奶奶不知反反复复看过多少遍了,还总唠唠叨叨讲给我听。

在老人家看来,戏台上的悲欢离合就是人生说明书,藏着好些为人处世、待人接物的学问。

可当年我却是个小淘气,在戏场里跟坐针毡似的;台上小姐小生再俊秀,唱腔再缠绵,我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,一双馋眼滴溜溜转,膘着戏棚兜诱人的冰糖葫芦和炸海蛎饼,口水都快流出来啦。那才是孩童最爱的戏场风景呢!

乡戏的路数大抵相似,总有铿锵锣鼓侍候,靓丽戏衫添彩,戏文里,不是帝王将相的风云往事、英雄豪杰的快意恩仇,便是才子佳人的悱恻多情,惩恶扬善的因果报应。

老生常谈是底色,戏剧冲突少不了,大悲大喜是常态,皆大欢喜最煽情。

就这,便勾得乡邻戏迷们一惊一乍,忽忧忽喜,笑着笑着想掉泪,想哭呢又忍不住笑出来,脸上表情比演员还“演员”!

要我说啊,台上的演员在演别人,台下的看客倒在演自己——这人生的戏台子上,谁又不是身不由己的演员呢!

及至散场,戏迷们便呼朋唤友,凑在一堆评头论足:“那个演小姐的旦角真标致,那个扮公子的小生扮相英俊,唱得响亮。”

那时日子清苦,物质匮乏,精神难得“加餐”。戏台上的荣华富贵、俊男靓女,恰能麻痹贫苦,安抚野望,调剂乡亲们平淡的日常。

其实啊,人间就是一个大戏台,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出乡戏呢!

亲戚朋友在艰难年代的相濡以沫,兄弟姐妹得意时的反目成仇,社会暗面的尔虞我诈,同事间的争名夺利,顺境时有小人使坏坑你,落难时也有好人仗义帮你……

这些巷陌神色、人间百态,可比戏台上的脸谱、心思、作派,还有悬念和高潮,演得更跌宕,也更出格。

生活中的“乡戏”,可比戏文里的两面三刀、卑鄙无耻、英雄狗熊、忠臣奸臣、状元乞丐精彩多了,就怕你光膘着那冰糖葫芦,不想看,也看不懂。

待到你历经风涛,跨越坎坷,看懂看透了,你不光能像奶奶那样成为“戏迷”,说不定还可修炼成为通透的“哲学家”呢!

苍茫世事,风雨人生。大半辈子,看过人间戏剧千百出,见惯台上台下的两副脸谱。我们是否也成了其间的角儿呢?当然都是。只是有人在台上演英雄,可在台下却演成了丑角。

如今,乡戏虽还零星存在,只是童年时代的那场景,那气氛,那韵味,却再也找不着了,它们都进了记忆的博物馆;岁月的帷幕,早就重重掩住了春秋戏事。

而人间的“戏剧”呢,仍在成千上万场地上演。

经典传承,又见《团圆之后》

□黄披星

2025年9月11日晚,仙游鲤声剧场座无虚席,由莆田市艺术研究所申报的202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保护项目莆仙戏《团圆之后》,历经数月打磨,成功复排公演。古剧复排,传承经典,这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,让古老剧种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。

演员们以精湛的演技、深情的唱腔,将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、人性的复杂与挣扎刻画得淋漓尽致。现场观众屏息凝神,眼眶湿润,完全沉浸于剧情之中。演出结束时,掌声经久不息,是对全体演职人员的最大褒奖。有戏迷激动地表示:“还是原汁原味的莆仙戏,但舞美和表演更精致了,看得太过瘾了!”也有年轻观众惊叹:“没想到传统戏曲的故事这么有张力,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!”

莆仙戏《团圆之后》的每一次复排,都不是简单的“老戏重上”,而是一次对民族悲剧精神的再确认、对封建伦理的再审判、对当代戏曲人文坐标的再校正。这是一部“屹立于世界悲剧之林毫无愧色”的经典悲剧,自1959年晋京演出后,迅速越出地域与剧种的边界,被曹禺、田汉等戏剧大家认定为“莎士比亚式的大悲剧”。

《团圆之后》的悲剧力量来自结构上的“三连环死扣”:柳氏“抗旨”、施佖生“欺君”和郑司成“无可逃避的伦理绝境”,每一环都合法则、合礼教,却合力把所有人推向深渊。令人惊叹的是,柳氏之贞、施佖生之孝、郑司成之慈、杜国忠之忠,皆封建最高美德,却共同酿成血泊。美德与毁灭的悖论,使观众无法把责任推给“个人之恶”,只能指向封建制度本身,从而抵达亚里士多德所谓“对苦难的怜悯与恐惧”。而从戏剧节奏来看,大幕在御赐“贞节”牌的鼓乐中拉开,故事在喜庆顶点急速惊人突转,直至尸横满台,而“贞节”牌依旧惨白高悬,可谓震撼人心。当柳氏一头撞向贞节坊,舞台静止,观众再次体验了这种世界戏剧史里罕见的东方式“悲剧定格”。

这是一部深度揭示封建思想毒害的杰作。戏中“毒”不在砒霜,而在礼教自我繁殖的逻辑。柳氏守寡二十年可得“贞节”牌坊,一旦失节即犯“欺君之罪”。而孝道,在施佖生那里,成了为保母亲名节不得不“认奸杀父”,此

时的孝道已被放大为掩盖真相的合法理由。科举也从平民子弟的上升通道演变为一副诱人的精神枷锁。施佖生高中状元,却第一时间把“个人前途”绑定“家族名节”,可见科举制造的不是“个体”,知识权力与伦理权力合谋,使“新科状元”瞬间沦为一名可悲的封建制度的人质。走出剧院,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:关于戏曲是否走到消亡境地、是否还有存在理由的疑问,这部作品已经作出了最有力的回答。

传统莆仙戏以“七子班”科介、傀儡著称,古朴雅致,独具特色。《团圆之后》却把“冷、静、痛”注入剧种基因,完成了剧种现代性转型。表演上是克制的,却因为剧情的张力,人物被抛入巨大的人性漩涡中。音乐上也绝不喧宾夺主,甚至能描绘出“坟场般的静”。当柳氏跪诉生命的绝望时,我希望乐队停下来,把剧场时间拉长,让一滴血落在台上的声音都能被听见。

说到《团圆之后》,总要说它是传统戏曲当代化的一个范本。从《施天文》(另名《三天媳妇害婆婆》)到《团圆之后》,这种戏曲创作上的“化腐朽为神奇”,已被戏曲界津津乐道了很多年。

复排《团圆之后》不是怀旧,而是把一面镜子重新架在中国社会面前:贞节牌坊倒了100多年,可“牌坊思维”仍在;科举制度废了,但“唯功名论”在社会上仍然大有市场;在柳氏的控诉里,照见的也可能不是历史,而是我们自己。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不一样了,但在“团圆之后”,我们是否还有勇气直面真相的裂痕?只要这个问题仍在,莆仙戏《团圆之后》就永远不是“遗产”,而是“现场”。它是一出古典悲剧,却为当代戏曲保留住最稀缺的东西,那就是对人性伤口的持久凝视与对人文精神的有力重塑。

也许可以这么说,莆仙戏有没有《团圆之后》是不一样的:面貌不一样,厚度不一样,剧种力量不一样。甚至可以说,有没有《团圆之后》,对莆田这个地方也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一部《团圆之后》,早已证明了传统戏曲也能站在当代人文领域的最前沿。



看,八月的云

□黄朝霞

我常在玉湖之畔看云。那里水平如镜,天光云影,共徘徊于一湖阔意。天气晴好时,云朵沉浸在水里,经过了一番碧水洗涤,竟比天上的更为清澈通透。偶有游鱼跃出,搅碎一片云影,粼粼波光荡漾开去,但不久又复归完整,好似什么都不曾发生。这般的破碎与重合,日复一日,云不在意,水也不记得,唯有看云人的心,随着那云影一起碎了又圆。

云又是极无常的。晨起时或许还是纤柔如丝,午后天边便堆起巍巍云堡,待到傍晚,竟化作漫天霞绮,将天地染成金红。然而不过转瞬,那辉煌便黯淡下去,只剩几缕残云,如同烧尽的纸灰,飘浮在渐暗的天幕上,终至没人暮色,再无踪迹。这使我想起白居易的句子:“花非花,雾非雾,来如春梦几多时,去似朝云无觅处。”是啊,无须惆怅,云本来去无痕,未尝有意要人看见,亦未尝因无人看见就不存在。它的出现与消逝,原本不牵涉任何意义,只是自然之道的显现罢了。这般来去自如的洒脱,倒教执着于聚散的人间过客,徒生几分羡慕。

看云最好的时候,是骤雨初晴。天际洗净,云朵重新排布,有的如重峦叠嶂,有的如走兽奔逐,瞬息万变,永无定形。王维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说的便是这等境界——不必跋涉至名山大川,但得闲心一片,何处不能观云起云落?我尤爱看雨后湖面的云,水汽氤氲中,竟分不清是云在追逐自己的倒影,还是湖水在



咩咩 作

拥抱天上的行人。

而一年之中又以农历八月左右这段时间的云,最有看头。我总以为,八月的云,是自然写给世人的诗禅。你看它们自由自在浮在湛蓝的天上,团团簇簇,如同新弹过的棉花,丝丝缕缕,那样蓬松而又轻盈,看得我心里痒痒,真想扯一朵下来把玩把玩。它们不知来自哪里更不知要去往何方,像初生的婴儿般没有半点心机,对这天地人间全无警

戒或不挂牵,悠悠然掠过苍穹。陶渊明谓“云无心以出岫”,想来便是这般自在景象了。

云若有知音,自然非月亮莫属了。中秋之夜,但见几缕纤云浮游于碧落之中,宛如嫦娥舒开的素袖。待玉轮东升,这些云便得了灵性,时而为月笼上一层轻纱,时而又散作鳞片,衬得月华愈发皎洁。最妙的是云过月下的片刻,月在云中穿梭,云在月边流连,恍若一曲无声的天上舞蹈。这云来云往,不曾掩月之光华,反添几分韵味。这大概便是彼此映照最好的模样了——云因月而更显飘逸,月因云而愈见清辉。

云聚散无常,人亦如是。我们偶然浮现于天地之间,相遇、相识、相别,各自飘向不可知的远方。而云终究是云,人终究是人,云无心而而人有情,这或许便是看云者永远的怅惘。某日在湖畔遇见一对年轻人,女孩指着天边的云说像心形,男孩笑着点头。今日再去,只见湖水平静,云朵已换了模样。想来人间的故事,也如云般变幻不休吧。但看那云去了又来,新的形状,新的组合,未尝不是另一种美好。

人若能如云,不为形役,不为物牵,来去自在,大概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了吧。然而我们终究是人,有记忆,有情感,有挂碍,看云时生出万千思绪,转头又要投入红尘滚滚。这也难怪,云始终是云,人始终是人,中间的界限,或许就是整个生命的意义所在——在执着与超脱之间,寻找属于自己的平衡。

暮色渐浓,云霞已染上了夕照的金边。云在天上,也在水中;人在湖畔,也在云里。

童真没错

□杨健民

无意之中,看到一位小学生的作文《我的爸爸》。作文是这样写的:

我的爸爸每天都会开车送我上学,我们都不聊天的,因为他很忙。爸爸开车时,眼观六路,嘴骂八方,骂完前车骂后车,骂完汽车骂电车,骂完电动车骂自行车,有时候还会骂红绿灯。我坐在后座大气都不敢出,因为他还会骂我。

老师给这篇作文打了100分,并加个批语:“不错,写得很生动,记得叫你爸爸签字。”

签字说白了就是给爱骂街的父亲看的。我相信这位父亲就是看了,也不会对孩子有什么不良的反应。任何小孩子都是有心智的,心智成熟或者不成熟,在于孩子对于生活现实的理解。一个小孩子上学途中一直在听他父亲骂街,他的幼小心灵里的那些童真思维就会被激发出来。

童真思维——就是我们永远搞不懂孩子在想什么的那些东西。孩子的世界本质上是简单、直接或者单纯,即便有多种的“可能性”,也无需太多所谓“深刻”的指指点点。有人举过一个例子:过去小学里有篇课文,讲种子发芽的故事。当种子萌发时,它的力量能顶开一块大石头。语文老师问: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?同学们纷纷答道:这是革命的力量,人民的力量,团结的力量……所有答案都被老师推翻了。最后有位同学举起手来:“是种子发芽的力量!”老师惊呼:“我要的就是这个简单的答案!”——这就是真正纯粹的童真思维,是那种没有受过成人思维驯化甚至“污染”的观念。

当下我们许多小孩子的思维,基本上是从简单的敏感,被拖入成人门“权力的游戏”中。就像蝴蝶的幼虫必须吃非常嫩的叶子,当蝴蝶幼虫钻出卵的外壳时,是什么东西告诉它在哪里可以找到嫩叶呢?是光线。因为蝴蝶幼虫对光线特别敏感,它们沿着树枝方向向前爬,那儿是最亮的地方。当蝴蝶幼虫长大以后,能吃其他食物时候,它们对光线的敏感性就消失了。同样,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,很容易堕入一种成人门的“权力的游戏”当中—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搞不懂孩子究竟在想什么。

记不清是在哪一本书里看到这样一句话:“少年总是把变化挂在嘴上,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并不相信世界真的会变。”我们都经历过少年时代,所谓的“少年壮志不言愁”,那时我们变本加厉地造就自己,想要变得深刻一点。因为我们相信:世界不会永远都是这个样子。

一直以来,我们都认为自己已经很成熟了,其实,“有一种成熟,是在成熟之外”——这是多年前我写过的一句话,那是因为当时我看到了一个故事:深秋夜晚,寒意袭来。一个小女孩站在树底下,静悄悄地盯着不远处的报亭。一个年轻人从这里走过,小女孩递给他一枚硬币,请他帮买一份报纸。年轻人问她为什么不自己去买呢?小女孩摇了摇头。当年轻人把报纸送到她手里时,小女孩告诉他:“报亭里那位是我妈妈,她只剩一份报纸还没卖出,我在等她回家。”说完,她把报纸塞给年轻人:“你自己看吧。”就一溜烟跑了。小女孩的举动让这个年轻人十分惊讶,他紧紧攥住那份报纸,站在那里愣了许久。

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个故事,忍不住在一则短语里写下这么一段话:“成熟,不在于年龄,而在于经历。那个小女孩的心智,完全是被生活逼出来的。它表明了一个孩子的成年礼,不是被时间所追逐的,而是完全可以走在时间前面的。”

童真思维会让小孩子产生一种初步的心理结构,对个体、对事物具有某种特别的异于成人的想法。有个小孩写了一首这样的诗:

小时候,我总爱探究
我来自何方
爸爸妈妈有时候说是捡来的
有时候说是大风刮来的
还有时候说话费费送的
当我看了好多动画片后
我茅塞顿开,原来
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

这才是没有被污染的纯真观念,也是没有被成人思维输送的纯粹的心理结构。一旦成人思维介入孩子的感觉,这种童真思维就会消失。

约莫十来年前,有一次在福建大剧院观摩上海音乐学院青少年交响乐团的演出,当拉罗的钢琴三重奏第一乐章演奏不到两分钟,一位小姑娘提琴手的琴弦“啪”的一声断了。拉罗的钢琴三重奏世界带给人们的是一场惊人的体验,这位具有西班牙血统的作曲家,乐曲透露出法国浪漫主义色彩,并且具有出色的轻盈和耀眼的背景。然而作曲家强烈的激情,又如同舒曼音乐中那种极端的动荡和情感驱动力。当小姑娘狠狠地拉了一个长弓,将弓举过头顶,我意识到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风暴就要袭来。果然,琴弦断了。

小姑娘提琴手轻轻叫了一声,神情自若,撤回后台去了,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演出中的意外是常有的事,对于一个少年来说,本真是最重要的,无论你有多高的技巧,失去了本真,那些蕴蓄在孩子身上的精彩片段,就不可能这么意味深长了。须臾,小姑娘提着另外一把小提琴返场了,照样赢得掌声一片。她轻轻抿嘴笑了笑,节制而精确,就像她手里捏着的那一把音符,即将再度放飞。

2007年,伦敦交响乐团来华演出,首席指挥丹尼尔·哈丁只有34岁。哈丁17岁时就召集一群同学组成乐团,亲自指挥排演了勋伯格的《月迷彼埃罗》,19岁时受邀去伯明翰交响乐团执棒。《南方周末》在报道这场演出时,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赞赏哈丁的指挥艺术:“伦敦交响,年轻没错。”

借用一下这个标题,我也想对所有具有童真思维和感觉世界的小孩子们说:童真没错。